





艾陵文鈔卷之六

涇陽雷士俊伯籲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序

代作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鈔序

嗚呼作人惟文王爲盛當其時緝熙敬止皇建有極詩書禮樂播之邦國周公召公左右將順遠邇丕變煥乎焜耀矣棫樸頌之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而一時髦士濟濟盈庭威儀言辭材藝之美猶可想見傳至武王畢榮



閎散陳猷効力猗與盛哉非後世之能及 今上  
卽位宇內乂安偃武修文今年秋 詔罷八股造  
士以經史某時家食奉 詔讀之而歎曰此 聖  
天子雄偉之事也股肱大臣功爲多焉天下歛然  
鄉風豪傑之士承流宣化江都史以遇校讐馬端  
臨文獻通考王圻續文獻通考鈔其尤者鏤版以  
行於世聲教訖於四海矣易傳曰文明以止人文  
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今 上作人追蹤文王  
人文化成某引領以俟矣康熙癸卯某官謹序  
西漢氣體

史際亨文獻通考鈔序

文獻通考鈔二十四卷江都史際亨刪定杜岐公  
通典絕筆天寶馬貴與補葺闕略續至宋寧宗名  
文獻通考海鹽胡孝廉病其繁而難讀也著文獻  
通考纂際亨又刪定爲此書會 功令罷時藝重  
論策際亨屬李杜若與其弟子仁校讐授梓古者  
仕學之道合士十五入大學閉戶誦習則取民人  
社稷之故而揣摩謀議詭以九年大成可謂久矣  
而非四十不得仕曰四十強而仕士自幼以至老  
凡二十五年日肄於治平之術其覩聞已熟猶頭



足不待別白而後識一朝登用推而施之無所疑者故其才皆奇偉之才也其政皆卓異之政也春秋公卿大夫智勇兼備居則冠裳應劇出則甲冑臨戎素之蓄積者然矣今仕學分而爲兩兒童嚶嚶有志科舉而所以立官者箝口不及也祇浮剽以求官是務裁四書五經之語爲題構辭吐意一放聖賢制非不善而巧便希世白首談孔孟註義未曉累歲操翰墨簡札未閑况於其他乎幸而擢第膺 國家之重寄所謂美錦而學製者也敗事墮績勢固宜然際亨此書二十四卷而田賦錢幣

禮樂兵刑封建象緯諸類畢具書本胡孝廉文獻通考纂而加詳矣士旦暮羣覽悉說之遇試以是發之言當職以是見之行沒齒不易也際亨此書豈可少哉貴與文獻通考元王壽衍進於延祐詔刊印以廣其傳際亨此書將有採訪如壽衍者上之因以編於 功令則此書非史氏之所能私也康熙癸卯冬十月丁巳艾陵居士雷士俊序

救弊至論

仕學之分塗久矣一經比勘使蒙昧者怵然知其所關於天下國家之運會者不淺也



孫氏重修族譜序

孫氏始自唐金吾萬登公迄今三十世近千年矣而其官爵地里卒葬日時以至其妻之名姓星列綦布無一遺者盛哉自古以來未之有也堯舜禹湯文武古之帝王也而太史公詳其世次歐陽子譏之其言曰唐虞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下傳其四世孫舜舜復上傳其四世祖禹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



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紂而代之王何其  
繆哉帝王顯人太史公良史猶舛戾可笑而孫氏  
歷三十世近千年纍纍如貫珠奇矣吾友孫無言  
與其叔父去瑕等恐後人之蕃衍而散處不相識  
也乃自彥達公而下重修正之嘉語善行亦著於  
篇嗚呼無言交遊徧海內慷慨綢繆情義甚篤而  
其尊祖敬宗以收族者如此康熙癸卯冬十月丙  
辰艾陵居士雷士俊序

以大證小

用畫家托背面法止言其舛戾者而孫譜之詳

析可知有結構文字

庸菴



閔渭璜壁帖序

東坡有言三代之衰聖人之道不明而所以猶賢後世者士未知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爾可用出其意之誠然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已以徇人務爲射策之學其言不叛聖人而皆泛濫不適於用余因而論之申韓之書慘礪少恩於孔孟奚翅白黑然其綜核名實信賞必罰起可措而效者見之明而計之熟也世羣聚一室講肄性命之理雖非科舉射策之倫而慕夫高美泥先民往迹步亦步趨亦趨揣摩億度



退而筆之簡嘗試爲之能無疎乎欲去是弊也莫如不苟同志在不苟同則其發於言也或同或不同皆其意之誠然者矣陸子靜淳篤敬直海內所宗而鷺湖之會朱子與之反覆辯議勤至數十甚矣君子之不苟同也余友閔渭璜少則好道其子六政官按察司督學廣西渭璜有褒贈之寵乃絕遠公卿閉戶著書薄晚與故人飲酒醉則極詆先民摘其語以爲詬病雖太極圖說籍籍猶不慊焉渭璜可謂不苟同者然自其爲秀才時閒居有悟卽書之紙以黏於壁名曰壁帖旣貴屏人嘿坐得肆力此思及輒記注言日益多繕寫成集嗚呼渭璜不苟同如彼則此之紀錄其不同先民者已所持之有故也其同者亦不能不同者發於意之誠然可知也莊子漁父盜跖佞篋諸篇嫚罵孔子東坡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曰楚公子微服出亾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余謂渭璜之極詆先民蓋先民之一助云康熙甲辰夏六月艾陵居士雷士俊序

善于規諷



是亦先生之不肯苟同者言下有意然則壁帖  
可以想見矣  
庸菴

焦山古鼎圖詩序

焦山古鼎世傳本京口薦紳家物時分宜爲相國  
心欲此鼎因陷以罪鼎遂歸分宜分宜敗鼎入江  
南人家尋惡其不祥捨於焦山佛寺府志言焦山  
有周鼎一驗之銘辭王及於周云云此鼎當在周  
之世矣然亦衛孔悝之鼎之類也孔悝鼎銘曰六  
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  
公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  
躬恤衛國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  
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



文獻通考卷之六  
施于烝彝鼎古卿大夫論謨其祖考之勤勞慶賞而酌之祭器以顯其名觀此鼎銘之辭蓋周卿大夫述其前烈者也而殘闕不可通曉西樵先生繪爲圖縱橫尺寸備矣又叙其初終又著之歌慨然得失廢興之際三致意焉阮亭先生賦詩繼之阮亭先生今之循吏且以儒術緣飾吏治每遇一丘一壑低回瞻眺而古人之所遺探奇索幽不置焦山古鼎賦詩如此有典有則庶幾泐泐詩之雅頌之餘音矣康熙乙巳夏六月艾陵居士雷士俊序

摹左傳

十笏草堂辛甲集序

世以西樵阮亭兩王先生比子瞻子由誠有同者子瞻子由少年登進士科又多才兄弟至京師赫然聲名動海內今讀其遺文子瞻之論語說易傳書傳東坡集子由之詩傳春秋傳古史樂城集莫可低昂者則當時金聲玉振連軌並驅極一時之盛西樵阮亭兩先生皆弱冠以甲科起家所至著述王氏之言滿天下學者翕然稱之信哉其有似於子瞻子由也然子瞻子由之剛氣直道侃侃獨立齟齬不合於世而子瞻之所遇有蹇于子由者



子由於神宗朝謫監筠州鹽酒稅五載不得調哲  
宗朝落職知汝州耳乃官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  
郎而子瞻之爲御史李定舒亶輩媒蘖逮赴臺獄  
其不死者幾希矣阮亭先生今自揚州理刑爲禮  
部主客方大用而西樵先生以典試繫獄踰八月  
纔得釋何其似歟十笏草堂辛甲集西樵先生之  
所爲詩也先生初仕國子監博士出使山西擢吏  
部考工稽勲尋以吏部典試而繫獄此博士出使  
及吏部典試繫獄之詩也先生與阮亭先生以詩  
聞遠邇而阮亭先生之詩雄傑瑰奇譬之子瞻之  
文先生之詩冲和澹泊譬之子由之文其比於子  
瞻子由同而異者又如此康熙乙巳七月艾陵居  
士雷士俊序

論兩先生生平不爽毫黍



王幼華詩序

王幼華詩各體悉備亦各體皆善而余獨愛其五言古詩孫豹人詩之大家每談詩稱幼華不絕口余獨愛其五言古詩何也詩莫難於五言古用兵攻堅則瑕者堅幼華攻堅而堅潰矣瑕之迎刃而解可知也李于鱗謂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由余觀之子昂感遇諸作格韻去漢魏不遠已爲于鱗詬厲而唐之詩人首推杜子美鐵堂法鏡青陽白沙水會及出塞石壕吏潼關吏之什尚髣髴漢魏可與子昂



感遇相頡頏而北征奉先詠懷雖淋漓詳盡風雅之道蕩然破壞矣此于鱗所謂唐無五言古詩也五言古詩之難如此幼華五言古詩簡勁閒遠意思俱在句字之外頗得漢魏遺矩其模杜者亦鐵堂法鏡青陽白沙水會出塞石壕吏潼關吏之類耳難者旣工他體固佳率人之所能爲者不足論也幼華生長秦中少登進士發憤治詩至廣陵以其甲辰乙巳兩年詩授梓而丙午春詩附之余掇其要義著於篇康熙丙午孟夏艾陵居士雷士俊序

品幼華詩極當而于鱗之論尚未足爲據



北歸錄別詩序

西樵先生旅於揚州者十有五月將告歸置酒城北之墅前期徧誠於交遊及期灑掃早治具再速項之纍纍而至籩豆旣列獻酬迭行酒半先生揖而請曰余之歸有日矣盍贈以詩於是取江文通之別賦三十六字人各鬪之體五言古限以十韻遂酣醉盡驩而退翼日群致其所爲詩者江南則王式之白仲調陳散木吳野人鄧孝威李若金卞雲郭宗梅岑華龍眉許師六汪左巖汪叔定王仔園汪季角蕭靈曦夏次功程穆倩孫無言汪長玉



查二瞻吳西崖浙江則李山顏黃復仲孫介夫姚  
端木邵天自張祖能姜綺季江西則涂子山湖廣  
則許漱雪杜茶邨福建則黃帥先高雲客山東則  
孫道讓陝西則王築夫雷伯顓而郭飲霞高小邵  
又自爲韻云名曰北歸錄別詩先生之留別必以  
來字者諸君之離合不常冀其來以爲深幸也康  
熙丁未秋艾陵居士雷士俊序

擬韓

爲僧募修周墅廟序

由余草堂而西南五六百步有廟曰周墅其神東  
嶽古之王者東巡守至於岱宗肆覲東后考其功  
罪而慶讓黜陟之廣陵固東諸侯之宇矣然則岱  
宗之神福善禍淫其於廣陵職所分司亦畫疆受  
地定理故廣陵多立廟以祀雖邨落皆然而周墅  
神威最著每春老農祈穀秋大熟衆釀金招俳優  
陳豆籩而賽日逢壬子間里無子者什伍行禱朔  
望夫婦庀牲酒以報夏鐘擊鼓相繼也廟修於萬  
曆歲久寢圯丹雘黝昧牆棟傾缺僧普德欲創而



新之將募於土人與鄉薦紳余所舉以告者二言而已神之職有專司則義不可辭今州縣之長輸財樂供者職之司也况岱宗方伯之尊乎神之威既著則事有必至今千金之家銖兩賞罰予奪小心敬畏者威之著也岱宗操生殺之權濯濯厥靈普德持此說以往當有勇於施者此廟坐見其成余翹足埃之康熙丙午冬十月艾陵居士雷士俊謹序

此等文最難作序特高古

孫介夫文鈔序

孫子介夫文鈔若干卷嗚呼介夫之文不離古不泥古史漢八大家之文而亦介夫之文也文逮司馬遷班固規矩方員之至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諸人起窮討而爲疏狀論議序記碑誌陳事闡理明是非辯得失條分縷析其神氣其風度無不本於史漢者而布置益嚴密文之有法方圓之有規矩也世之好義之士乃倡說曰堯典義畫彼則安放古自我作空疎寡學之徒幸其言之便利也羣而和之目未覩古人之謨著私智妄造誑瞽誇蒙



稚頌白閉戶習舉業者卽以制舉之藝去承破改  
比股而充代咸嚶嚶示人曰此疏狀也此論議也  
此序記碑誌也斷木爲棋椀革爲鞠莫不有法六  
經之餘文僅在茲而荒繆無所準但自我圖之高  
於寓託以飾其空疎何其無忌憚而不恤人之笑  
也世之博學者矯枉過正曰辭貴爾雅每構一文  
罔羅舊聞掇拾成語鯁鯁某字依於某篇某句採  
於某篇所謂疏狀所謂論議所謂序記碑誌浮華  
盈牘無一由己出公相剽襲卒歸於臭腐兩者鈞  
病也寡學者其文病博學者其文病已矣乎文終

難復古乎介夫之於史漢八大家猶八大家之於  
史漢發揮事理詳暢而神氣風度質之古人豪釐  
悉合又不能名其孰史漢孰八大家余故心服介  
夫也抑左國精鍊沉奧可與史漢相輔而行八大  
家之所不廢也弊則鑿削之甚而傷其渾雄左國  
且然況其他佶屈聱牙者邪文之詭怪譬食之昌  
歎羊棗性之僻者嗜之世或慕新奇厭平常尊之  
於史漢八大家之上思以易天下舍梁肉而啗昌  
歎羊棗又欲人之舍梁肉而啗昌歎羊棗噫其近  
狂惑矣介夫之文間揣摩左國旁雜莊騷而不啻



左國一正之以史漢八大家故足多也古人之於古人之文師其意而已遷周紀述武王入商紂宮之荷罕旗把鉞執劔者顧命之指次者也而其讀祝之中厠以武王再拜稽首固効之於霍光傳爲尚書令之讀奏文未有無所本又不剽襲而祇師其意率可見耳愈宗元修諸人文之如斯者其善者也文之不如斯者其不盡善者也余因介夫之文而及之以告世之爲文者康熙六年夏四月艾陵居士雷士俊書於萃樂堂

法

艾陵文鈔卷之七

涇陽雷士俊伯籲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序

淮南鹽商勸貸開濬河淺簿序

事有出於一身一家之私計而爲天下無窮之益雖傳所云甚公無以過之財不損其豪釐先後移置之間而功成人享其德者凡民猶爭爲焉况於豪傑之士慷慨而奇偉者乎夫義與利相爲重輕其上見義不顧利社稷之大故古今之大業奮勇



獨任視棄萬鐘如敝蹠此聖賢之徒而自爲者恒以爲難其次則義利常兼矣用資於人而效通於已人得以遂而國亦濟然不費之惠聖賢有取而顯名厚實歸焉雖自爲者猶樂稱之無庸訓誡而喻督責而趨也淮鹽之達於湖廣江西也必由儀真而自江都以之儀真則楊子橋太子溝舊牖口其必經也河涸水淺不能輸運舟抵此必分殺其所載於小舟商困且勞鄉人白公其意識於家君欲歛富商之金開濬而使諸商徐償之他日設簿以紀乞余爲之言余謂楊子橋太子溝舊牖口之

不開濬也其害有三而商之身家之謀不與焉廣陵轉漕要地阻隘而難進疲徒衆竭府庫一害也南北之貨從水道至者皆止不得前二害也守支積滯交易愆期虧喪課例三害也役卒怨歎賈客傷嗟有司束手無措此其爲病豈一端而已乎苟發憤開而濬之則去三害而得三利矣漕艘遄行如履坦塗一利也百貨咸集戶因以饒二利也官課順時兵食兩足三利也問其本圖則爲鹽之赴儀真而無淺涸勞困之患問其貲則豫貸於富商而衆商徐以償之此所謂計私而甚公財不損而



人享德者乎嗚呼洪範有言既富方穀商之業於茲土者皆君子而富者也雖舍利就義猶起而爲之如斯之義利兼而顯名厚實之所歸者亦何畏忌而猶豫也哉巨萬之金可日致焉河之底績且立而俟也崇禎庚辰夏五月某日涇陽雷士俊序區畫利害鑿鑿似大蘇

義字旗會計簿序

商鹽自河入江達於湖廣江西而以旗稱余不知其何說大抵軍有旗以一觀視肅部伍察冗慝鹽之爲利至溥且奢而其舟檣帆相望弊所從生樹旗用識而各有以命其旗緣理髮整一如軍然亦其勢也吾鄉田欽台李俊吾醵金鳩衆歛淮南之鹽遷化湖廣江西其旗名爲義字旗夫欽台俊吾湖廣江西之役以謀利也而取於義字以相勸誠收支出內有簿綱紀源委具見於簿余亦以義字之意論著之首爲勸誠也憂國忘家之謂義慷慨



信已諾之謂義。福不爭先禍不避後之謂義。然聖賢以義利為君子小人之分。宜如黑白香臭之各別而易傳。言理財又曰義則義利殊塗同歸也。士章甫逢掖耻生產作業不校其高論雅姿有足多者而閉戶窮經心切干祿及其掇科入仕聚貨貪得不知饜庸卷云竟不必充滿充其類。蓋與販夫市兒異者幾希矣。而農晨夜力穡以贍父母妻子。殷周盛時溝洫之際廬舍連接供賦稅習戰陣。篤往來共緩急。尊君敬長敦族睦隣。恩至洽也。至於工商末技見抑於王者而工飭材治器商通滯致遠恪勤守法。遐邇

齊力上以奉公下以裕私。不獨忠愛和樂見風俗政教之隆而名公碩卿如伊尹傅說膠鬲出於其中。豈可謂非彬彬有道者邪。兩淮鹽課甲於兩浙。長蘆山東諸轉運司。朝廷食租衣稅邊備兵儲大半辦於淮南北淮南為最。又於常額外時有以助不虞之急而商之富者貲累巨萬。所謂君子富好行其德者則其儼慕義非閭巷細民所可幾也。人之趨利如水走下傾牆垣壞隄防不可禁止。故很狡者秘其蓄藏至鞭撻加身而不肯以輸於官而利之所在至冒刑禁以試之而不畏。若此者



爲姦平居握手言笑酒食相徵招軟血誓天定約  
兄弟生死不相背一旦患難流離則棄之而懼以  
相累而有利僅豪髮則匿以自與惟恐人之覺若  
此者爲偷姦與偷二者皆非義也是役而以義字  
名其志非苟而已者姦與偷二者有一焉則是以  
義名而其實不義矣豈非又與於不義之甚者乎  
嗚呼士污穢凡庸至今而極物窮必變立賢無方  
將有名公碩卿如伊尹傅說膠鬲之儔出於農與  
工商者欽台俊吾勉旃廉正自好庶幾今日以義  
字名旗之意也順治八年季夏涇陽雷士俊題於

湖濱之萃樂草堂

先生痛惡挾勢利自私一流借題發已胸蘊亦  
足使鄙夫心洗

庸菴



程明字同妻張孺人七十壽序

孔子於舜之大孝舉其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世之  
言孝者始重祿爵矣天子而降公卿大夫類皆以  
官褒贈其親而奉糈之所入可無慮於大亨之養  
士俯首讀書一朝登科第積日累勞則為公卿大  
夫矣天下無不可致尊富於其父母也故為人父  
母者莫不以是望之子而為人子者莫不欲取之  
以順乎父母雖東漢毛義猶奉檄喜動顏色者而  
貪鄙之夫齷齪毀禮義喪廉耻無所不至亦以此  
為口實堅不可破余謂聖賢之言合其數說而論



之乃於理可以無害孔子語子路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此孔子之一說可與論舜孝者相左右也天下固有尊富而得親之歡者亦有尊富而不得親之歡貧賤而得親之歡者今之金印紫綬持梁剝肥列於宦籍者以千萬數未必皆孝子也甚則有乘危履險而二人詒懼者安能得親之歡乎孔子七十弟子之徒曾參閔損以孝著曾參終於魯閔損不仕季氏皆未聞其獲崇爵重祿也而孝彰於後世者能得其親之歡也由此觀之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明年春吾父歲七十

矣今年吾母五十余與諸弟皆顛躓庠序蹙頰相謂吾輩之負罪引慝者不在於困窮也憮然如有失旣以自治因以論天下之爲子者苟能愉色婉容觴酒豆肉其親欣悅無所憾又何校於尊卑貧富之間乎舅氏靳君尙之爲余言庠生生慧且曰今年之冬生慧父明字公母張孺人七十春秋矣同社諸君子稱觥以爲壽夫以生慧而在學補弟子無一命以爲公與孺人光榮余疑生慧將有不快於心而同社諸君子亦將爲生慧不快者今天下固多故矣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



懷人之憂。使生慧建旌門。賜弓矢鉞鉞。貴顯極矣。而依違苟且無所就。生慧不屑。公與孺人不樂也。若生慧捐軀犯難。有所棄而不顧。斯則丈夫之雄略矣。公與孺人又不樂也。今生慧讀書大邦爲秀才。而所與往來多廣陵一時名士。公與孺人家溫食厚。而春秋七十步武強健。備天下之福。生慧拜手稽首。進一卮於前。同社諸君子述古昔而譽盛德。公與孺人鬢髮皤然。飲酣樂作。相與道少壯時事。吾不知生慧在高位。其樂視此何如也。而天下之興亡成敗。無所與於其身。若秦人之於越人。雖公卿大夫不與易矣。故余三復孔子訓子路之言。而告生慧有進焉者。生慧之於公與孺人同社諸君子之於生慧。皆可大快於心也。若余之所以壽吾父吾母者。祿爵旣曰有命矣。而分所優爲者。又未之能一焉。此所以竊自愧也。生慧壽公與孺人之辰。余往賀之。而徧觀生慧之壽。公與孺人以盡歡者。持以壽於吾父吾母也。

聖人立言無所偏倚。其論舜大孝處。正是徹上下。包顯微。而言中庸拈出。正以明庸行也。明眼會心。自無滯礙。若說捐軀犯難。親心不樂。此則



常人之情文欲順人情以夾發未免長流俗苟  
且偷安之病所關甚大不敢不辨

庸菴

壽汪母金孺人六十序

余與辰初同盟者十有三年同盟諸子淹滯顛頓  
崇禎十二年辰初先諸子而舉於鄉是時母金孺  
人春秋五十八人皆以爲孺人當喜不自勝者而  
辰初從南畿燕鹿鳴而來也孺人正色誨之曰丈  
夫不能重科名而以科名爲重非汝父志亦非吾  
教汝讀書學古之志也後二年夏某月日孺人六  
十初度矣四方交遊及同盟諸子群集以賀余揖  
辰初而言曰辰初今世之士所朝夕營求者余知  
之矣成童之日卽揣摩記誦以要富貴其庸劣無



能忝辱於科名甚矣緣科名以爲異耳其旣仕也  
汗穢苟且恬不爲怪意謂吾假科名以致尊官厚  
祿已足誇示於閭里炫耀於妻帑矣至令聖天子  
厭薄進士之駑憤欲罷之而廣開他塗余在下竊  
常非笑聽者以爲狂且謬觀子之舉於鄉而孺人  
之所以訓誡於子者其意比之今之薦紳先生何  
如哉孺人正位乎內故無所顯於世而獨諄諄以  
訓誡其子也唐菴云以下涉套子博聞多見文采爛然已卯之役人  
莫不以爲南畿得人焉癸未禮部將復聚天下士  
而試之子且掇高第則道德事業超卓一時以繼  
國家賢公卿大夫之後者亦云有光科名而可矣  
砥礪自今日始庶幾子爲養志而出於嘉穀旨酒  
之外者乎余善孺人之言因以孺人意之所屬望  
者爲壽

正色而談砭愚鍼頑此等文足見艾陵風骨而  
氣體亦簡勁可愛

庸菴



張母童孺人七十壽序

養親言菽水其說始於孔子余考記之所紀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蓋子路傷其貧而孔子聊爲是寬解之辭耳非通論也然世之公卿大夫富貴赫濯明發二人有憾者多矣而俯仰坐起融融洩洩者每在於匹夫然則必菽水然後可盡歡菽水乃事親之極量孔子非獨爲子路言之也今廡仕之家閤庭廣廡旁陳鐘鼓中列俳優羅鼎俎烹牛羊以爲宴會非不具美也而驅馳閩越瘴霧之鄉奔走燕晉風沙之地棲身萬里父母飲泣思一



見惟艱又功巨者嫉衆位尊者身危禍害生於所  
忽深淵薄水至重煩父母之慮而閭巷負販之徒  
糲粥菜羹晨昏左右疴癢抑搔出入扶持彼刑戮  
市朝流放要荒絡繹接踵而高枕安寢無所耿耿  
於懷者故曰必菽水然後可盡歡菽水乃事親之  
極量也今年春三月戊申張母童孺人七十初度  
宗族戚友稱觥以賀或以孺人仲子天民才雄氣  
盛尙蹭蹬科場莫爲孺人光榮孺人當有不懌者  
余曰不然孺人子象辰溥公書紳皆魁壘丈夫也  
居郡城之北隅衣輕乘肥翩翩都雅而天民構草  
堂湖濱誦詩講禮孺人往來就養進有市廛技巧  
之好退有田野鷄黍之樂老幼群居燕處而脫遠  
憂患笑語達日夜此撫任之家之所不能得者然  
則象辰諸君之所以養孺人者事親之極量也使  
天民而掇一第小之郡邑之任大之備員公孤必  
有以絕裾致慟孺人者而天民才雄氣盛觸忌招  
尤孺人其輾轉念茲不能一夕寧也宗族戚友稱  
觥余以斯言爲孺人獻

似震川

菽水承歡必定非事親極則艾陵故爲是言以



矯世之高官顯秩反以辱親者耶若說孔子聊  
爲寬解子路之詞則又非是 庸菴

代作王母侯孺人六十壽序

順治戊子九月之五日余鄉王某母侯孺人於是  
春秋六十矣孺人家於蒲州親舊之遊廣陵者謀  
製帛陳辭以爲孺人祝乃請言於余余稽求福之  
說始於詩人而人之望福無已雖壽富康寧好德  
考終備極天地間之美未肯侈焉自足猶豫計於  
其來者曰如何如何也故人之頌禱者不以躬膺  
者爲慶而縱稱未然昌熾以夸矜其耳目恣逞其  
胸臆余何以爲孺人祝亦以孺人見今之福悉道  
之以爲孺人進一觴也世之震炫賢愚而使人傾



慕愛悅之不厭者曰公卿大夫而已余嘗思其震  
炫而傾慕愛悅之實不過以其位尊多金而天下  
之珍奇盛麗欲無不獲又身宅將相而當世之薦  
紳與布衣韋帶締分好揚聲譽以爲觀聽光榮余  
持此以論王氏而公卿大夫之所震炫而傾慕愛  
悅王氏皆有之可爲孺人賀者孺人三子伯寓廣  
陵以鹽鹽爲業而仲季皆秀才干祿仕余所以謂  
其無異公卿大夫而爲孺人賀也三河在天下之  
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厥後建都於燕廢爲下  
國而器物工巧屋宇華壯猶有都人士之風巨族  
名家挾重貲以市淮南江南之所產轉而歸晉其  
珠玉綺縠等於姑蘓錢塘矣王氏世治生商賈而  
伯克紹先緒則其養志爲孺人窮歡盡娛者有一  
不備者乎此余之爲孺人賀者一也國家敦崇文  
教天下之士閭吟戶誦通經學古最於吳越十室  
之邑構社講藝士之出類拔萃者姓字溢童稚軌  
跡徧區夏趙魏之俗競相倣効士入鄉校以文會  
友數十爲羣歡如昆弟歲時伏臘車馬滿門王氏  
仲季彬彬儒服列於士林其肩摩轂擊相聚於其  
里者可知矣此余之爲孺人賀者二也天下之人



相惑於其名而已不思其實也公卿大夫有其名  
 而無其實人必不樂可知也有其實而又有其名  
 人之所以樂也若孺人者有其實矣但無其名耳  
 而又何慊乎余之所以為孺人賀者此也雖然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作善降之百祥人之為善者其  
 致福也猶持券以收債於人以余所聞乎孺人事  
 舅姑孝謹撫人之孤同已子此豈易及者歟蓄之  
 厚者其流弘淮南貿易湖廣江西貴出賤取能者  
 累財百萬伯心計過人陶朱猗頓未可量也仲季  
 方以科舉進豈老於庠序者由是言之則伯仲季  
 之所以壽孺人與余鄉人之所以為孺人壽曷有  
 艾哉余亦不敢祇以孺人見今之福為孺人祝也  
 援公卿大夫為比亦有激之言



壽克念趙公八十序

自孔子有仁者壽之說世傳爲確不可易仁者之壽靜故壽也人生而有欲而欲卽以戕其生無欲故靜其長生也如水之寒火之熱有必然者道家煉養之方雖不本於正而靜以獲壽其指與孔子略相似也然知者動動則樂樂則壽蚊虻嚙膚通夕不寐眇焉一心百憂攻其內一年而顏色枯三年而鬚髮白矣解其紛釋其縛于于焉融融焉耄而不衰豈足怪乎士俊持此論天下之人而以爲吾妻叔父克念公之壽非偶然也公老甚矍鑠兩



目無昏花意步趨彊健夜坐夜闌不倦何術而若此公性豪放在關中爲秀才時讀書之暇輒招友朋飲酒市肆酣飲極醉狂呼大叫不可繩以禮法及棄秀才而治齟於廣陵也輒相誠羣飲胸次磊落無一事入其靈臺者公之性於動爲多樂其宜矣然前哲保身處物之嘉謀每錄以黏於壁黜浮薄敦樸實則其厚重有足稱者焉公非無得於靜者靜固壽動而樂亦壽是以矍鑠若此也康熙乙巳九月十七日公八十初度士俊俯仰低回感修短之不齊而重爲公賀者崇禎戊辰士俊年十八

歸娶於秦公纔四十餘侍御之風采猶籍籍人口趙氏聲聞未墜公又以文有名於學而公之兄子爾蘊能文工書著名遠邇涇陽知名之士與公輩構社爲文士俊執筆硯以隨其後見公作文戛戛陳言務去同社皆盛推許公自期甲科計日可取而至今三十六七年之間爾蘊久逝同社存者有幾士俊五十有五獨公在廣陵年踰八十矍鑠如世之四十者但未登第耳士俊旣述公所以致壽之由而又以公之壽交遊罕覩者爲公賀

結處仿韓



孫風山四十壽序

士之可富可貴可貧可賤者其出也有所圖其處也有所樂矣世之腐儒以營衣食畜妻帑爲務拜一官効一職畏首畏尾慄慄懼不免及屏居田野垂頭蹙頰儂焉如不終日者是比閭市井之庸徒也武進風山先生者誠烈丈夫也先生爲秘書院檢討抗疏言事其日肅科場勅巡方自請補知縣順治初世祖召侍御史之差遣者坐而賜以茶法語叮嚀京省侍御史皆中其選綱紀整飭四海有太平之望後陵夷衰微先生之議巡方蓋推本



上意而言者而丁酉之役 世祖痛恨科場之弊  
赫然震怒急欲掃除之殺戮流竄悉用重典由先  
生之言之啓也當其時優詔褒答然先生之自請  
補知縣也尤奇先生 朝廷內相憫兆民之阽危  
而願外宰百里刻期報政幾年無訟幾年家絃戶  
誦又援嚴助朱買臣之故蹟求宰其本邑 世祖  
降詔切責尋以狂疾放使南還先生於是逍遙林  
壑與朋友賦詩飲酒絕口不道仕宦初成化弘治  
嘉靖間羅圭峯李崆峒王遵巖唐荆川以文名先  
生從祖文介公錄其集以行於世先生削而刪之  
而增以王陽明歸熙甫諸子忼慷斯文爲任矣康  
熙乙巳十月朔日先生四十設弧之辰舊遊先生  
之門者爲之乞祝辭余曰先生於禮宜賀伊川謂  
生日置燕張樂惟父母具慶乃可先生二十而登  
第主辛卯北直隸鄉試所獲英才徧天下位止檢  
討其抗疏敢言籍籍唇舌者若彼而太翁太夫人  
年纔六十有六矍鑠康寧金紫焜耀鋪几筵奏絲  
竹衆賓雜遝稱觥盡歡誰曰不宜余杜門已久不  
能遠賀先生述以爲太翁太夫人壽

風山行跡甚奇文特以抗疏爲重



朱孺人六十壽序

婦人守義古今之大端也見於經者詩咏共姜春秋載紀叔姬而已衛世子共伯蚤卒其妻共姜母欲嫁之共姜作栢舟以誓詩曰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髣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其言哀切而果斷百世而下讀者猶見其心齊欲滅紀紀季以鄒入於齊請後五廟紀侯大去其國齊遂滅紀紀侯卒叔姬歸於鄒是時紀亾叔姬以宗廟在鄒當奉其祀不歸魯而歸鄒春秋旣書其歸又書其卒及葬褒之者深矣余嘗論之



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共姜叔  
姬立意堅確昭日月而貫金鐵兩人一揆也然而  
兩人之遇有常有變而其識量亦各異者共伯史  
記言代釐侯爲侯而爲武公所襲譜系釐侯之後  
卽繼以武公而無共伯維不可詳考總之共伯卒  
於衛之全盛社稷民土如故共姜貞潔不辱無愧  
共伯於九京已矣而紀侯之卒紀國旣亾社稷咸  
墟民土悉棄紀季以蕞爾邑入仇讐而爲附庸叔  
姬歸鄫以承先祀紀之血食不存於季而存於叔  
姬巍巍烈丈夫也禹顏易地皆然共姜處此能不

能未可知也朱孺人鄉貢湯秉葵之母孝廉石臣  
之祖母孺人年十四而適太學某二十而寡時孺  
人之姑卒而秉葵纔四歲舅懼孺人苦節之難久  
而孤無人撫也孺人毀容自明平居啗蔬曰淡泊  
所以指志也此於共姜何讓焉石臣方娠孺人語  
秉葵曰吾聞陰德可以昌後會歲大凶貸不能償  
者竟燒其券已而生石臣崇禎末大疫死者相枕  
孺人爲樁三千已斂舅沒秉葵幼或害湯孺人弗  
校其人構禍時秉葵嶄然頭角人曰盍報怨乎孺  
人曰母助虐孺人左右湯氏才蓋有過人者余謂



可比紀叔姬而叔姬存紀於旣亾之餘孺人輔湯氏於將熾之始事固不必盡同也康熙乙巳正月十二日孺人六十初度戚友製錦屏以賀溧陽周盛際爲之請辭孺人守義著於州里頌於薦紳之口而秉葵石臣一鄉貢一孝廉交遊舉觴來賀者肩摩轂擊予故論次其事俾書于屏以志樂道之意

引經見議論

汪生伯六十壽序

新安汪生伯公崇尚太上感應篇持正戒邪燕居廩廩上帝監臨毋瀆語毋侈行嘗自述吾素無甚異於人者但不欺人三字反復無愧耳而德之被人尤著者妻帑朝夕甘麤糲築庵歲發米煮飢粥徧食餓夫宇內鼎革嘗產零落見婦女鹵掠入軍伍給金贖還又於廣儲門外置義塚掩葬孤貧多歷年所施楛千計公思人難里喻戶曉鏤太上感應篇版布之於世其註詳備而天之報公頗奇公子長玉大江遇風船覆僕從咸死神掖之出水會



援乃活幼子患痘幾死神告之醫其醫非痘科也承命驚愕公強之遂妄舉藥投之乃瘳先是公以符咒招致神神至署曰汝爲善無欺吾救汝二子已而長玉船覆伏神幸脫免幼子痘病請醫於神神具告亦幸全人羣稱太上感應篇之效誠惟影響者夫太上感應篇不知何由始或曰舊存道藏中宋理宗刊梓不知何本其文若三台北斗三尸錄人罪惡經傳絕無儒者罕談之然易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悉感應之眇論而其云三

台北斗三尸錄人罪惡者卽曾子十目十手之說而寓言之耳感應篇辭指質實譬猶穀克饑裘禦寒勢有必然者而楞嚴謂我得佛心證於究竟能以珍寶種種供養十方如來徬及法界六道衆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長壽得長壽誕幻不可信然則公之兢兢業業莫敢怠荒近於曾子慎獨而公之康寧輒獲祐助考於易書皆合道固殊塗而同歸也康熙甲辰公春秋六十正月二十日其生日宗黨庀觴賀乞言於余今方技之微一試之而効者屢試之而無不効也公之善



與日俱進曩昔履險阻等於坦衢仁人愷悌之報  
既驗於前矣焉有不驗於後者乎公乎舟次好學  
工文遠邇豪傑之士爭與之遊立身揚名以爲公  
光榮者其在斯邪猗與那與公之慶祥未有艾也  
說感應之理合于經傳足以勸善不寫

艾陵文鈔七卷

艾陵文鈔卷之八

涇陽雷士俊伯顓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  
三原貞賡載庸菴評

記

兵備袁公揚州大政記

袁公臨侯以兵備副使蒞揚州獎廉抑貪扶善鋤  
姦循吏旌別異等獲自表見汙吏痛爲做勅不敢  
恣虐而良民有寃必訴恃公無患凶民斂跡避之  
相戒俟公去綱紀肅清莫干以私越數月揚州鄉  
大夫及士庶人皆頌公不釋口是時中官揚顯名



飭理兩淮鹽務天下寇盜縱橫財用匱乏而顯名除猾釐蠹財用增於舊上倚任隆專巡鹽御史俛首聽命轉運司以降跪拜趨謁而公談笑不苟顯名因損其威約束諸奄惟謹然卒不悅劾退公通國謹譁閉城門遮公者十餘日公慰諭之乃出公歷仕有聲方授揚州兵備而未至也吏民洗滌腹腸以待公之舉措或喜公之賢而驚疑過甚慮公之不然或悚愕屏息懼公之賢而僥倖公之不然也公潛遁市肆訪吏之貪恠與民之很賊者比至而張弛之郡守某守揚州受賂鬻獄守起家進士

公召切責發其贓罪狀守懼伏駭顧胥史強暴戕虐孤弱者公折以刑境內又安吏民之喜公之賢而慮不然者於是共慶懼公之賢而僥倖不然者於是股栗也公之見屬僚也謙恭和婉脫畧尊嚴其臨百姓也溫語燠休猶父母而操憲章以整齊之者不以權貴移不以豪富寬如此揚州水陸要塗四方客宦之所往來而習俗薄惡搢紳雜還公庭公悉拒絕不使其有所關說事不令而行弊不禁而止江北揚州號大府君子之仕於此邦者何可勝數伉直著聞者公一人而已嗚呼此豈可及



與而公之諸政有人之所易有人之所難皆人不  
能爲者以法繩編戶之氓武斷縣令則優之此人  
之所易也郡守掇進士之科今植以爲羽翼所不  
欲深懲者也驛傳客宦與其郡之搢紳今緩急與  
同相依爲利者也而纖介不肯徇此人之所難也  
其難者今人不能爲矣而其易者或爲之而不盡  
或不爲焉公旣銳意其難者而又殫力其易者賢  
於人遠矣天下之大冠蓋不少如公之巍然獨立  
者無其人余每觀公之仁心惠績輒歎爲不可及  
而求其故謂公之能如此者蓋以爵祿爲敝蹤視

乎富貴者輕故剛毅而無所畏也夫視乎富貴者  
重非仕至卿相不饜視乎富貴者輕雖匹夫而未  
始不適也况其上焉者乎公嘗繫刑部獄而甘如  
飴矣棄官而匹夫固其所最幸也余嘗問公於人  
而知公之詳公衣壞不易朝夕食無重肉嗜酒每  
沽僅足自給篤於交遊而燕饗不美多品和於妻  
妾而居處不尚紛華雖匹夫莫陋於此矣世之人  
非重卿相也衣食交遊妻妾之樂非卿相不備故  
卿相而裁快公非輕卿相也衣食交遊妻妾之樂  
雖匹夫已辦故匹夫而亦慊公無往不得匹夫而



又何忌憚乎。漢諸葛孔明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自有餘饒，不別營生，以長尺寸甚矣。其於世淡薄也，斯所以繼伊周而並漢吳魏也。古之賢者大抵如此。公其孔明之儔歟。公去揚州數月，上翻然悔悟，授公旄節，巡撫荆楚，顯名亦罷還京師。且思才幹宰輔而托之毀破格例，廣爲拔擢，舍公其誰而公以孔明之於蜀者布之天下也。其所成就豈淺鮮哉。余小子慕公之極，而欲奉之爲師，故於公治揚州之政詳紀而推論之。一以自勉，一以使承學有所感而興起焉。公江西日涇陽雷士俊記。

袁州之宜春人名繼咸，臨侯其字也。乙丑進士，其以兵備副使治揚州也。卿大夫乞而得之，尋被劾治揚州。纔四五月，云崇禎十二年冬十二月十二日涇陽雷士俊記。

袁公治行卓然，描寫盡致，而文筆空折，酷似荆公。



二五二

壬午試事記

壬午試事記

崇禎十五年天下例當鄉試十四年秋巡按張公攝學政將聚所部之士而簡拔其入場者乃先考自府余以落落不合於揚州知府馮公爲所擯不與提學試而王築夫就試提學叙第三等是時張孚聰喪未祥禫明年六月提學宗公考遺才於江陰余與築夫孚聰赴之築夫守正絕干謁孚聰疾世之奔競勵意矯枉余亦素奉二君子教心竊慕之皆以疎拙安命爲尚權要請託爲賤而遺才之試大抵公卿所關說雖有剛方提學執法不同或



於歲科二試較文取士務於嚴平而至於錄遺則以徇當塗者之情當塗者亦明言之提學以爲斯固宜然人習覩之羣謂錄遺固如此矣而賄賂縱橫恬不忌諱余所聞所見之提學能於錄遺較文取士如歲科二試者甘公一人而已或說余曰已卯之役時當科試子方宅母夫人憂旣而往試錄遺以孤介遭棄今子如前將必復棄人壽幾何其六年而無圖於祿仕乎余曰遺才云者蓋士之有才者不在收羅之列將以搜而獲之也余果無才遺固其分也余苟有才主者見而喜可知也余豈

終遺乎或曰子居其位則子爲政循名察實士之遺者終幸矣今子藐爾一士也而以實信之上卒以名應之子之才雖遠過今人子且沒齒無能足踐於鄉場也余曰余固惡夫已爲之而責人以不爲者也貪類盜蹠而令曰毋好利暴似郅都甯成而令曰毋酷刑嗟乎其顏厚而不知愧也且上之於下不在形格勢禁而已貴其誠服也已爲之而責人以不爲者未必人之不爲也吾居其位而循名察實無奪於威無阿於私其自今之秀才而不懷金求薦始或曰子之所爭者亦末矣錄遺細故

庸。菴。云。光。談。奪。人。



直道而行不足顯子之高。今雖稍枉亦無甚損於子。何迂濶也。余曰：嗚呼！是老其至大者何云末也。伊尹樂道有莘三聘而幡然改諸葛亮躬畊隆中三顧然後出韓信武人無賴然猶設壇場具禮纔爲將佐漢定天下古之人其重於始進如此故能有所樹立士生衰季承筐造廬之風泯滅已久非科目無緣而進已非古制而又不由其道無怪乎天下之患得患失多鄙夫而鮮功業也且事亦何論於小大乎以爲此細故也而可以權行之浸假而施之貢舉矣浸假而移之銓選矣一唱百和廉耻

賢亂賢不肖渾殺今夫隄防之於水也牢固而無隙故無水患潰但句法蟻穴洪波隨之騰涌漂蕩放乎千里而不知其所極也既考試而提學宗公所擢者某某凡若干人而余與築夫孳聰三人皆不錄張公名懋爵山西某府某縣人廬鳳淮揚巡按御史兼攝學政馮公名文偉浙江某府某縣人治揚州一年餘爲巡撫劾去巡撫若史公可法也宗公名敦一四川某府某縣人蘇松常鎮淮揚提學御史初公巡按江南張公巡按江北公與張公各攝其所屬學政而公遂改爲提學御史甘公名學濶四



川某府某縣人蘇松常鎮淮揚提學御史後以都御史巡撫陝西十五年八月初六日雷士俊記

祀竈記

順治丁亥之冬十二月二十四日雷子以豚蹄卮酒再拜致祭於竈爨夫喋喋竊議之或曰吾未見以豚蹄祭者今自先生始雷子笑而應之曰余亦行古之道也曰見於何書雷子曰於傳有之滑稽傳淳于髡之言曰東方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但其持者狹而欲者奢故髡嗤之而未嘗非其祭用豚蹄也然則以豚蹄祭古之人有行之者矣余將買田而爲農豚蹄卮酒農夫禮也余則効之祀典之失久矣祭法曰庶士庶人立一



祀或立戶或立竈竈蓋庶士庶人之所得祀也祀竈廢而臘日之祭獨以陰子方成俗後世遂謂歲終竈神將升天以家人善惡之狀聞於上帝而具食送之以求媚者此閭巷之俚言君子所不道也嗚呼祀竈禮失而有臘日之祭野人日不覩書者不能明於其故遂流爲閭巷之俚言然竈火食以養人歲終而祭之雖非古禮於義亦無害也豚蹄卮酒吾行吾農夫之事而已是月二十六日記

### 遺今堂記

崇禎五年夏六月家君構爲學舍其北二室屬余兄弟肄習之所南則小堂會集賓客屋宇牆壁皆取堅固而無采飾余請於家君名堂曰遺今堂又舉其所以名之之意而述爲記朝夕觀覽以自勉因以勵諸弟曰韓退之有言志乎古必遺乎今然則遺今所以志古也今嚶嚶然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吾深慕也而退察其所爲不離流俗烏在其慕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乎而誠有慕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者不然處流俗之中日覩衆之委瑣



卑鄙顙汗面赤而不屑蟬蛻泥塗無所顧惜其於今遠則其於古近矣有患病者於此精神昏耗肢體軟弱醫者覩其然也多方補益而不攻去其病精神肢體豈有強壯之理乎使一日發憤以善藥磨治則精神肢體強壯無疑也故遺今者余許其志古者也凡立身行已與蒞官臨政至今而壞推其致弊之端耽溺逸樂而畏理道爲仇讐狃於淺陋而無宏遠之畧怠惰自廢而憚有所用其力大抵如此故程朱養性存心之祕與秦漢以來千百年得失興亡之迹捨而不求而沒齒所守祇四書

一經又不能考其傳註而各持荒謬無稽之說其發爲辭章佳者剽竊襲積此今之林藝也農工商賈旣不可責以禮義彬彬誦法先王者惟士而柔靡滑澤詭隨浮沉其峩冠博帶視之則士也而巧僞無耻有甚於農工商賈者此今之趨操也兒童八九歲粗曉句讀則就師閉戶講舉業以傲倖於科第而不肖者奔走公卿肆通賄賂不以爲羞此今之仕進也彼之佔畢非異知而踐之也作文而已彼之作文非異垂而傳之也干祿而已鄉會旣售則棄之恐遲而朝夕貯蓄貨財以肥其身以娛



其妻孥上無竭忠朝廷之意下不爲蒼生計安危者此今之功名也凡物之兩者必相反而亦盡於兩古也今也猶善也惡也君子也小人也皆相反者也然事善惡而盡人君子小人而盡世古今而盡蓋不惡則善矣不小人則君子矣違乎今則卽乎古矣故志古必遺今而遺今所以志古也余晝而出夜而入食粟衣帛嬉遊笑語豈有異哉而委瑣卑鄙如今者則不敢不以戒苟余之材藝余之趣操余之仕進余之功名孤子特殊羣儒見之曰夫夫也與我不類者也可謂非古聖賢之徒與嗚呼居斯堂者涖官臨政有待而規撫先定若立身行已則自斯始願以余言爲鑒十二年十二月某日雷士俊記

以今人爲戒以古人自勉後一段練語尤精



易名記

君子生逢治平而安樂無憂讀書畎畝聲譽烜赫天下熟其姓名及其擢科第而爲公卿人咸慶之傳言相告曰某遇主矣至於闔闕縱橫陽仁陰義功業溢於朝野威明著於區夏其姓名在天下始終昭昭如日月也若時勢多故君子處於其間詭奇譎詐匿跡晦光天下竟不知其爲誰氏之子以此免於死亾其事非得已而志氣深沉隱忍有烈丈夫之風焉昔越范蠡旣爲句踐深謀滅吳而霸諸侯也恐句踐之害之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



夷子皮耕於海畔久之又間行以去止於陶自謂陶朱公而魏昭王時范睢爲魏齊所笞擊折脇摺齒睢佯死得出伏匿變姓名曰張祿去魏入秦此二范者深沉隱忍蓋同其後蠡不爲句踐所殺而睢卒以相秦可謂能焉然睢險側機變蘇秦張儀之徒而蠡扶危正傾功成身退旣明且哲近於聖賢矣余爲兒時家君命余名以士俊以才德之過人望於余也十七試秦州有請於余師孫玉蕃先生者曰可冠矣胡不字之玉蕃先生字余以伯籲取書籲俊尊上帝也天下改革余旣不欲占籍學

宮而惡以名字示人又俯仰數十口衣食取給思治生商賈以爲蠡隱姓名而候時逐利有相類者乃請於家君更名蠡而字陶公余喜作爲序記論議碑誌先是讀韓退之志乎古必遺乎今之語喟然歎曰遺乎今所以志乎古也因題余堂爲遺今堂而號余所作爲遺今堂集及避兵興化興化隣海伯夷太公俱居海濱遂號余自至興化以來之撰著爲海濱集嗚呼人生一鄉一邑之中而於其一鄉一邑間以姓名則有不知者矣足不歷郡國而天下賢士大夫羣口而爭述婦人孺子盡詳其



地里職官此世之所榮而慕也而余乃變其名字以自混於販夫市傭之間其意足悲矣今年春余習爲貿易顏忸怩而背發汗霑衣心厭薄之將買田河壩與二三朋友往來飲酒而賦詩屬文以追漢唐之一家則余之所以更余名字與號余集者猶未有已也順治丁亥五月二十八日某記

莘樂草堂記

學優而遇主仕宦而濟世安民豈非君子之志而古今之所同愉快者乎士之側陋也寢食出入等於細氓也而乘時奮起將相之畧如其素習彼伏處畎畝已揣摩天下強弱治亂之情勢而植綱敷紀與董官和衆豐財練兵講說考求深信灼識不煩著龜一朝用之取諸其懷故士之將相之畧定於窮居不但子子獨善而已也然將相之畧無其具則病也有其具無其事則不病也士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見可潛有其具而用以其深信灼識



者措之不疑有其具而不用以其深信灼識者卷而藏之酣歌鼓琴由由然終其身已矣古之人有爲之者伊尹是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伊尹輔湯以有天下戡罪誅暴功誠偉哉此固其素辦而始願非及此也樂道而已矣假如伊尹急於伐夏興商方暑雨祁寒秉耒躬耕悲愁喪氣憤懣怨懟之不釋惡云其爲樂道也余辟地樊汭餽田餽口因於場畔構棟葺茅爲堂二間其前一水橫亘羣柳行列枝葉旁布覆屋如蓋開窓望遠村落竹樹明滅透蛇近在几席余名以

莘樂草堂取伊尹自勉亦且樂伊尹之樂也材之巨者其成必遲數仞之木歷百千年余獲閒放屏絕繁劇遂盡觀於漢唐以來君臣賢愚刑政臧否以爲徵鑒而法制語言之善可採以施行者一篇而反復致思効不必速期於有成余焉敢以朴鄙而遽棄也雖然聖賢之心坦平寬大無貴於苟得無望於未至故曰樂天知命余有田畜養耘穫之暇誦詩讀書歲熟釀秫爲酒以飲日與農夫漁老談桑麻之盛衰問水旱之疏數旣醉散髮逍遙雖王侯之適不以易此而又何羨乎商周而降大道



風微人以爲伊尹之後無有伊尹諸葛孔明耕隆  
中吟梁父蓋伊尹之流也其後超吳並魏再復漢  
室以有天下三分之一者皆基於此嗚呼彼丈夫  
也我丈夫也伊尹之事亦爲之而已矣余以莘樂  
名余堂備述堂之形勝與名之之意順治戊子五  
月五日雷士俊記

順治戊子先君構草堂於樊汭西北隅顏曰莘  
樂堂志隱也十數年間疊羅水患已亥夏去樊  
汭五十里許遷於周墅廟北艾陵湖南軒楹堂  
構悉如舊制因仍其名其地土滋木茂遂奉先  
大人窀穸于斯墓去草堂十餘步毅不肖坎圻  
萬狀糊口四方子孫未必能守廬墓後之人因  
記而尋墓於樊汭豈能得也哉毅因辯明於記  
後云爾



遊海池記

興化四望皆水數里非舟不達故舟之多莫如茲  
邑然造舟但求堅朴用之通往來載草穀而已若  
可乘以嬉樂者無有焉余於是知興化之民淳俗  
儉也余友李平子好學而喜事時當邂逅無所快  
其志乃取小舟鑿其旁使受柱而於柱之上陳梁  
施席以蔽雨日左右紉布爲帷張之如翼然庶幾  
都人遊舫之制以備燕飲焉費不奢而寄目寫憂  
其意無窮平子此役於興化爲創始矣舟成平子  
從弟艾山沽酒設殽招余與平子遊於海池監史



既立罰籌交行既醉論古今之治亂詩文之高下  
陶陶如也。苟若無人者，嗚呼！盛事必由人而傳，峴  
山登臨，非羊叔子、杜元凱，豈不與牧童樵老之過  
於其間者共泯滅乎？是遊也不可以弗識也。同遊  
者：江都曹特先平子之從祖父俞卿、從叔父三石  
余弟季征。順治丙戌三月十二日，雷士俊記。

梁子武畫扇記

梁子武舊扇，寫人物甚工。崇禎十一年，張翀畫其  
畧，縱陳一几几之右，隅逆置琴而近內，紅囊韜之  
外，與琴比者卷軸二，卷軸之外，占兩耳，無蓋五分  
環而直，其二缺一，以貫乎耳而為提。次卷軸者，觚  
與觚偶而次，占者壺鼎。次觚與壺鼎之下，外小觚  
內一物似鼎而卑，無耳。卷軸當琴尾之綴絃處，占  
並卷軸而稍後，鼎下二物皆當琴之首，他則居其  
中而成列。去琴首寸餘而有蓋，若以覆夫似鼎而  
無耳者。其下一物巍然高而巨，園口環足，腹寬而



較口爲殺細紋鼎有綠跡碁布如苔蘚而此亦有  
之或曰洗也或曰非鬲則銷也瞽者二人一人正  
席而坐與此對一人坐於几之左隅各以其二手  
摩之而相告語又一瞽者偃僂趨來左手執硯右  
手持杖以指路童子一人被髮奉書冊立於隅坐  
者之旁覘而視夫來者此其畫之畧也考張翀所  
自記此本子武之意漢唐至今歷年久遠其所創  
造尊彝敦盤盪已磨滅無餘雖有傳者其真偽已  
莫辨矣而瞽者不自知其無見也妄欲以手摩而  
獲之世之短長其間者類爲瞽者瞽不瞽不計其

目之存亡也漢唐之尊彝敦盤真偽莫辨而性道  
之異同士大夫之邪正文章議論之美惡賞罰黜  
陟禮樂法度之得失其眇茫而難稽嫌疑而難別  
奚翅漢唐之尊彝敦盤世之度量力者寡以泯  
泯夢夢無所見之胸從而是非子奪之豈有當乎  
此子武之所以屬翀而爲圖以寓其意也子武藏  
此扇已久今年春出以示余請余記之余旣紀其  
人物而又推子武之意而發之俾覽者知鑒焉順  
治丙戌夏四月十二日雷士俊記  
摹昌黎畫記而後段寓慨尤大



代作重建廣陵驛記

維揚府城居水陸往來之通衢雲南貴州廣西廣東福建湖廣浙江江西薦紳大夫之仕於京師與他省者至此水則停楫繫纜盤遊拜謁裁去陸則捨舟易車馬從容就道薦紳大夫仕於諸省者亦然故客芻午交集留者信信猶爲速而地又近海日本琉球朝貢由之先是城外有驛以館客國  
家經大干戈棟宇傾圮棄爲曠土毀甃斷石填委河壩客至羈於舸或僦屋以寓湫溢囂塵儀制不稱維揚習俗巧麗聲明文物甲天下客之冠蓋而



臨者棲止無所倉卒荒陋同於僻壤取笑遐邇誠非細故晉隸垣羸鄭伯子產壞其館之垣單子過陳而司里不授館卜其有咎晉陳侯邦以館之如隸以館之不授爲子產單子詬議今天下一統四方削平而維揚巨府冠蓋相屬倉卒荒陋苟簡遐邇傳笑豈得云無損余旣宰江都之踰年鳩工構材創而置之驛巋然起者堂縱若干楹橫若干楹堂之前儀門又前大門中門敞豁左右角門堂之後川堂川堂之後寢室輪奐侔察院矣凡工若干材木若干甄瓦若干始於康熙三年之春某月逮

於秋某月成已十之八九而余獲罪其費出於捐俸及貸助鄉先生及商民者不支庫一錢嗚呼江都百姓困窮極矣 國家用兵江都獨以負固被戮訾財沒軍而順治迄今二十餘年之間淮泗數漲溢隄堰崩决畎畝盡爲洪波無尺總寸積遺者王師連歲征討而乍叛乍服輒發禁旅屯戍循環迭更送迎絡繹蟻行不絕賦稅寢加富者粥賣田宅貧者輾轉溝壑矣初江都之見戮也譬之人之病元氣已傷使靜養而休息之投以善藥輔以美食可望其瘳而彊壯復舊乃大寒大暑憔悴於烈



風暴雨從而攻伐之饑餓之死無疑矣今何以異於是薦紳大夫之往來者六部長貳有焉六科給事有焉都御史御史有焉具以入告我 后庶其稍蘇乎客至而館人牧之責也惠愛百姓而憐其困窮人牧之心也故紀其驛之廢興而以江都之疾苦爲往來薦紳大夫一言康熙三年某月日某官某記

作驛記寫出百姓困窮有關繫

克念趙公小像記

余妻叔父克念趙公小像梧桐四株直幹亭亭石檻透蛇縈紆梧桐夾檻植有松枝蟠結自外垂一石床倚檻床列書卷爐瓶公裘坐於床葛巾道服朱履右足踞床而展左足以一手撫膝一手據床童子煎茶水熟扇插腰徐探視旁則怪石錯置花竹叢生其間乙巳張翥畫也公於是八十矣公入三原學作文奇創不屑軟腐語觀者皆驚三秦豪傑爭從之遊每試在人前西安知府陳公應元器重推許擢冠多士汪公喬年提學陝西以嚴正聞



文陽文鈔卷八  
三十一  
權貴莫敢請託獨指名問公卽擢高等然公性倣儻不可繩以苛節飲醉輒發酒狂藐若無人而客至雖村居開樽殺核須臾具庀旣屢困鄉場關中亦亂公乃寄寓揚州治家人產日與商賈伍矣老益縱酒爲樂月必誠期羣飲大燕會夜闌客半去公尚談笑不倦今觀張翥此圖雄心壯氣盡見於睂睫云康熙乙巳仲秋某記

雨遊記

遊何以紀雨遊也何爲乎雨遊通州陳散木旅於郡城北門外吳爾世偕孫介夫王築夫及孫無言乘舟而訪散木遇同行天雨爾世曰紅橋勝地盍且遊乎爾世知余與介夫也築夫也立必參步必隨坐必俱曰請招之介夫曰雨雖招不來請給之給之而往是以爲此遊也放舟出水門清酒旣酌嘉穀旣設監置史備法嚴令具雨甚維舟隄柳之下不至而反余介夫皆醉介夫登岸蹶傷股復入大飲不省其傷也余據舷吐不省介夫之蹶也君



子謂雨遊類癡。雨遊醉介夫。蹶不省其傷。余不省介夫之蹶。類狂。故紀。時康熙丁未三月二十七日也。

古

艾陵文鈔卷之八

艾陵文鈔卷之九

涇陽雷士俊伯顓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三原貞賡載庸菴

傳

郝太僕傳

太僕寺少卿郝公景春者江都人也。字自古。公始字和滿。或謂公曰噫。子不善。今術公笑曰。今有術乎。吾乃從今矣。公別號際明。更號乃今。頃之喟然歎曰。吾終不能隨。今以俯仰。又更字自古。公中萬曆壬子。應天鄉科。會試數不中。除鹽城縣儒學教



諭貶陝西苑馬寺萬安監錄事擢黃州府照磨遷房縣知縣公節義得於天性平生嘗曰世以腐拙棄我天下事必我腐拙者而後可爲也公喜作詩歌雖酣醉戲謔皆歸忠孝暇則以訓誡其子聚俳優佐酒輒好觀楊忠愍行迹素不作序獨爲忠愍年譜製序閒居一日啓篋見泰昌錢而涕下指以告其子曰此聖明天子也公之節義蓋天性也賊魁張獻忠之措置於襄陽之穀城也授以遊擊將軍所謂西營八大王也當是時鄖陽之所措置者九營而房居其三羅汝才屯於東以及南北謂之

曹操營白貴屯於北以及東謂之小秦王營黑雲祥屯於西謂之整十萬營是時朝廷從大臣言屈意安撫公獨主殺賊羅汝才白貴黑雲祥三營一日迫房城公擊之多所斬馘賊懼訴於上官上官數責公諭以朝廷嚴旨公乃改圖安撫單騎到營與結盟約畫疆界遇以誠信三營畏懷而獻忠叛破穀城大肆劫掠乃率衆圍房時房兵少倉庾空虛賊碁布於境諸府聲問不通遣使求援者盡爲賊獲公乃書寸紙繫卒足僞飾乞人以行凡四請終無一兵應者公同其子鳴鸞督兵固守部署僚



吏鎮將使守門而賊攻城掘墓剖其棺戴首公令城上然草下焚投石死者凡二三百計又設大礮雜以小鏡躬臨監用斃三四隊長及數百人獻忠有一花馬愛出則常騎亦死賊掘城輒以火焚油灌之賊立梯登城輒以鈎引踣梯獻忠巡視攻不盡力者自刃其頸而公亦懸錢以定賞格日擊中賊一人者授錢一千中者輒授民莫不奮勇志在殺賊也相厄五晝夜獻忠大恨然無可爲欲解退而指揮張三錫縋賊而城陷張大經冠紅纓乘白馬手短槍入曰知縣何在大經者故九省監軍也

降賊爲賊指示方畧頃之獻忠亦至公面仰向交臂顏色莊厲獻忠讓公公與獻忠辨而羅汝才使數十騎擁公上馬去至營汝才哭謂公曰事勢如此奈何公曰無害時鳴鸞與公相失夜將半天雨遲明鳴鸞至見公哭公呼鳴鸞謂之曰男子不幸至此唯有一死耳乃以手畫頸曰此豈甚痛鳴鸞亦輟哭曰吾所懼者父子離散今旣聚矣死非所難也汝才從容說公降大經以監軍而降心愧之欲得公降以故嗾獻忠使汝才說公公不應汝才知公不可屈欲曲活公令暫避之公曰天下有避



賊知縣乎乃與奴陳宜往見獻忠辭益倨獻忠怒殺其丞以懼公公罵曰好賊又殺一帥公罵不已大經教公觀變公曰何謂觀變大經不應獻忠指大經叱公曰彼九省監軍始見如何恭謹汝一知縣而若此乎公曰彼雖監軍彼已降賊不直一錢吾雖知縣吾不從賊也獻忠與大經盛怒叱曳公出公大罵大經曰汝受朝廷厚恩官職何尊乃與賊爲伍我死必不恕汝時鳴鸞亦至公遂見殺鳴鸞抱屍大呼曰死賊何不殺我賊抽刀殺鳴鸞因殺宜郎陽諸縣皆有山寨先時賊至諸縣知縣挾

印乘寨以免罪戍邊公曰丈夫死則死耳戍何爲者獻忠圍房大經亦以書勸公乘寨捐城與之公曰汝欲招降可屯城外俟我上請若欲入城老郝不許也城陷死之都御史御史以其事聞上贈公大僕寺少卿建祠江都春秋致祀鳴鸞宜祔鳴鸞之兄公長子明龍廕入國子監初公之詣房也鳴鸞從明龍留於家論曰自流賊擾亂天下苦兵者十餘年郡破邑亾者不可勝數也封疆之臣牛酒迎敵者有矣而棄城遠逃者多奮然以身殉者未之聞及觀房陷郝氏父子皆死若是乎其忠且壯



也家奴陳宜亦就死而無畏色則奇矣論十餘年  
以來斯人之高下吾必以陳宜居薦紳先生某某  
之上嗚呼如薦紳先生某某者將何以處之哉

直逼昌黎

方武城傳

方立禮字武城徽州歙之聯墅里人少學舉業不  
成棄買於揚州治鹽倣儻有奇氣崇禎十七年賊  
魁李自成已猖狂據陝西國家財用匱乏烈皇遣  
宦者王坤督理兩淮鹽務立禮蹙然曰商死矣赴  
京上疏論減課停征二者通政使孟公兆祥稱善  
然軍餉頻殷財用不給疏遂寢立禮去京未一月  
而京城陷烈皇崩於煤山高傑至揚州王坤遠遁  
初州縣流賊蠡起國家討伐累年其費大半資兩  
淮鹽賦後兩淮鹽政壞商盡窮困鞭撻血流階墀



不能得乃加稅於民民無以應益羣爲賊而鹽政之所以壞者其弊有二一曰浮課一曰套搭洪永鹽政銀八分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至輕也萬曆而後一引鹽納銀八錢而引有價鹽有值矣自軍費日繁每一事輒附之於鹽或有官屬姦賊而俵於商鹽代辦者一引而名目數十條吏不能紀謂之浮課一名目增銀一二錢則增鹽一二十斤大至一引重二引故鹽多壅不行洪永鹽政傳言商朝輸粟夕受鹽至便也常股存積立而商病守支矣自軍費日繁朝廷連爲斂括由甲及乙由乙

及丙無有已時謂之套搭商貧無貲遷運破家鬻產以完官不足此立禮所以有減課停征之議也課減則一引但輸正課八錢鹽無所增而鹽小商鹽萬引僅有五千鹽少不患於壅征停則商得悉化官所斂括者然後更始尋輸銀尋沽鹽朝出夕被其利崇禎中年天下勢猶可爲使執政之臣能如其說庶鹽政稍救而鹽賦亦無所甚失陷雖未必能下蠲租之詔或可不加稅於民而驅之爲賊也乃有司苟且自安而不肯計久長至立禮發憤論之而海內土崩已無及矣此余所爲深惜也立



禮性孝友而博愛父娶汪氏無子又娶魏氏生立  
禮汪氏卒繼室以汪氏生二子而虐遇立禮立禮  
奉承惟謹汪氏亦霽其威居喪致哀毀篤於兄弟  
爲營婚葬衣食揚州漕渠要地其城西五里墩舊  
有椿錯立水中自墩西至太子溝石碁布二十餘  
里舟觸之卽壞立禮募水工拔去椿石舟往來無  
害江西湖廣遭兵火骸骨蔽江而下漂抵儀真立  
禮撈掩掩埋病革神色不亂口占詩以訓子

雷子曰余見巡鹽御史之按臨也文武官拜謁訖  
商數百人稽首堂下巡鹽問商疾苦凡利之當興

害之當除者商條疏畫一以進明日採而施設之  
嗚呼此祖宗遣御史行部之意所謂餼羊之存於  
告朔者也而其重巨者商又詣闕自陳若巡按至  
則坐臺府考察官吏審錄罪囚擅作威福而已父  
老有所欲言已不得望見顏色况其上焉者乎商  
於此伸而農於此屈也

可入食貨志



鄭廷直傳

鄭元弼字廷直其先徽州之歙縣人後徙江都元弼幼入揚州府學久之學生闕以高等升補居學每試輒第一而困於科場庚午應天鄉試元弼始冠卽往赴之見黜癸酉又見黜丙子巳卯連見黜壬午之試元弼幾當其選矣然亦不中元弼博聞強識上自經傳下至莊韓荀楊諸子與史官紀錄唐宋士大夫之所撰述無不闚覽面黃瘠而身長能談說每稠人廣坐元弼馳騁縱橫克口而出之聲旣雄壯辭又明辨衆左右顧而不欲聽而磊落



奇偉者竦耳悅心然亦不能與爭是非可否也時與元弼交者偶觀一書見或以相語元弼應之如響姓氏邑里皆無吃噎而觀其書者或反不及元弼工舉業其舉業一依於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之法度而陵轍百家網羅羣籍助以已意光采爛然見者一望而氣奪當是時士喜建社各有名號而四方之士在江都者相與鳩合講習藝術謂之直社直社諸子如王巖張問達汪蛟申維翰談震德閔鼎金懷玉許承宣劉梁嵩許承家皆一時儁才誼著州縣而舉業必以元弼爲尤元弼後游

江南江南諸府之士巧取聞譽而過相推許頗薄淮揚而輕之元弼至則見其弟子奉以爲師投刺謁者足相繼其門不能稍訕矣是時士專務祿仕而古學廢絕間有知用力者又短於應主司之考元弼記誦弘多而制義贍雅每篇數千言世之中者少與之並五赴應天試而無成竟窮厄以卒卒時年三十五余亦舊列直社者也與元弼甚善雷子曰余昔與元弼讀書攝山余悼時政因論上神聖英武近代以來無有倫比除姦革弊銳於致治而一時諸臣安於故常在朝腹腓心議退有後



言惜哉元弼謂余曰嗚呼此非今之失也昔神宗志在包荒諸臣瑕垢多所含匿故中外滅義行私習爲當然譬若愛子縱之而驕矣一日繩以禮法鮮不怨者世稱賢君必道神宗而國家之禍實成於此今先帝崩於亂而國統絕元弼斯語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寫鄭君如生

楊孺人傳

楊孺人生蘭寶應縣學生王公言縉之妻也父兵馬揮司副指揮楊公九重王公父思賢高州府推官有廉操王公工舉業著聞於時提學御史輒擢第一家貧不能事生產以舉業教授自給孺人每出其粧奩質金助王公讀書孺人飯母家人來見盤惟菜羹歸語之母遺之金資肉食孺人復出以助王公喜交遊以故宴飲多豐厚人不知其貧也然孺人終歲一敝衫崇禎甲申李自成陷京師上崩孺人泣謂其子巖等曰汝祖良吏汝父積學有



名汝能隱遯不仕雖饑寒吾甘之矣是時王公已卒孺人三子皆隸學籍巖寶應縣學生天佐天仁俱揚州府附生而巖長且賢寶應新教諭至巖以病告教諭車蓋至門彊起之巖稱臥病孺人曰汝不可不一見巖詣學乞衣帽久乃許之巖既廢退家自是益貧孺人怡然無怨凡十四五年而卒初高州以鄉舉爲推官王公家雖貧性豪侈而孺人兵馬司指揮女楊氏又饒於貲支鹽淮南爲大賈美服精膳日擁聲伎嬉笑佚樂孺人獨捐奢麗就儉約晚節或絕糧朝夕餐不辨

艾陵居士曰余少時卽與巖善巖爲余言孺人好讀書日手一編自覽其遇大故何持義如烈丈夫也方崇禎先帝升遐弘光卽位而孺人已誠其以隱遯者豈蚤有所見歟余覩巖苦節每嘉尚之後聞之於巖皆孺人之教嗚呼世之耽爵祿隨俗沈浮者豈獨其人不肖哉

潔



吳節婦傳

士衣儒服稱先王而天步艱難國破主喪犯害捐  
軀肥遯潔已者豈不鮮哉乃綽約處子小小閨闈  
之中婉婉父母之側而重以身許人熒苦自誓冥  
焉長逝氣亦偉矣歸熙甫詆之熙甫之言曰六禮  
旣備壻親御授綏共牢合卺而後爲夫婦苟一禮  
不備女不遽往也往則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  
人死與爲之守義六禮不具而奔者也熙甫表章  
貞烈其於長洲曹節婦德化章節婦孝豐吳節婦  
序次頗詳而以婦之無故死其夫比于秦三良之



殉穆公者何歟熙甫理學文辭赫赫嘉靖時彼是非輕重之間析之精矣而持論若此豈婦人亦有可以死可以無死賢者誠重其死乎丈夫陷陳而沒或隕命仇讐勢不獨生矣而強暴威脅污辱斷頸刳腹所謂死而無悔者也至男子屬纊考終女正位乎內而接踵偕亾譬之君薨路寢臣伏劍就刎斯闈寺之小諒黃鳥之所悲熙甫之所不取也况創鉅痛甚憤氣盈胸闔戶一經成名今古而鷄鳴風雨孤窮無告吞聲飲泣多歷年所勞心戮力撫幼送老斯爲難耳余所聞吳延支之母從容遂

志沈毅有能以育其子以濟其家蓋足多焉遂取著聞者列於篇云  
節婦胡氏吳天明妻天明歛人明高皇帝取太平路其八世祖陽復以布衣謁軍門授當塗縣知縣祖應曙隱居不仕而應曙兄應明官至太常寺少卿吳甚顯於歛節婦父應第胡亦歛大姓也節婦年十七歸天明歸七年而天明卒天明有遺腹子延支天明之卒也節婦方娠節婦泣曰我何畏一死今幸有身沽一時之名而斬人千百年之祀不可如所生男也吾夫有後矣踰四月而延支生長



教以讀書頃之李自成亂陝西張獻忠陷湖廣天下多故節婦命延支棄書賈淮海間延支既饒心計而節婦躬紉綴督耕織以故經兵火家業衰而復起初節婦歸于吳天明祖父母父母俱存節婦上有兩世舅姑而又有妾姑節婦得其權心旣而天明卒兩世舅姑及妾姑諸喪連繼殯葬盡厚節婦始爲延支娶胡氏胡氏死又爲娶程氏皆所營辦天明名自誠工舉業

雷子曰余讀會典至旌表見其於婦未三十而寡五十而不改節者彰厥門閭免徭役焉年及六十同八十以上例給賜絹帛米肉於以嘆皇恩之隆厚也天明卒時節婦纔二十三今行年六十協諸典而協矣微延支幾泯滅於無聞也生固有幸不幸哉

序論佳



孫節婦傳

節婦吳氏休寧孫遠慶之妻遠慶徙家揚州吳氏無子生一女遠慶早死吳氏時年二十餘家貧以女紅給衣食揚州城破吳氏已寡居三十年女既嫁亦生女年十五六矣宅近井吳氏趨其女女入井次及其女乃從容自投入先是井有人水淺不死其女母子相謂寒甚吳氏給曰須臾兵去卽起矣頃之其女母子死而吳氏久乃餓死井中

艾陵居士曰甲申京師失守上手劄貴妃公主數十人已而與先后死煤山自古未之有也壯矣吳



文獻文金卷九  
十五  
氏一婦人城破躬帥女外孫女偕死何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信哉是言也

論痛絕

里中婦女死節傳

夫忠孝節義雖云性成匪逢時遇變無以著顯李賊篡竊天下紛擾慷慨憤激致命捐軀者當後先繼起不絕而江淮之間謨於余文者男子華亭教諭眭明永女子今進士宋之儒妻張氏兩人而已明永與興化李平菴友平菴口悉其狀俾余論次張氏孚聰女弟孚聰哀其烈私謚以貞備述始末屬余題之余自少喜倣馬班韓歐爲文鼎革大故江淮幅員千里而余之所錄寥寥如此然明永由平菴之儒妻由孚聰則磊落雄偉必有因而後能



傳於世。彼布衣潛德。退不求名。閭巷窮嫠。從一靡他。漸滅湮沒矣。學者言文。首推史遷。史記本紀。世家帝王將相。詳於尚書左傳國語國策。世本楚漢春秋。與曩昔左右史之識。及卿大夫之親覩赫赫人耳目者。七十列傳所載。方術任俠。俳優負販。不知有爲之稱說者乎。其傳荆軻。盡循國策之舊。而曰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則遷之列傳。亦有有因而後傳者。列傳七十而外。遷交游不及。莫爲之稱說。其人雖賢。姓字不獲知於百世者。可勝歎哉。癸巳冬涇陽張大勳言於

余曰。關西喪亂。女子死者不少。隣里可憶而舉者。秦某妻楊氏。墜樓不死。投井乃死。吾族祖禮。吾女年十二。避兵於樓。見被畧者醜之。墜樓死。從妹適韓某。蚤寡而貧。兵至。携孤避樓上。樓陷。棄孤亦墜。樓死。明永。魏矣。如大力所言。三人者。與之。儒妻。延。袁。焜。耀。相望。何女子之多奇也。士章甫逢掖。誦詩讀書。非孔孟不道。高志壯氣。多出於女子。而覬覦祿爵。乞活旦夕。不以爲怪。彼女子剛正自誓。不欺其胸者。宜其鄙而穢若糞土矣。每恬焉安之。甚從而利之。惟恐其夫之不人。若者何居此一楊。



三張者犯難之死不顧如此其視男子覬覦祿爵  
乞活旦夕者以爲然乎否也下士聞道大笑之要  
之死日是非乃定天不爲人惡寒而輟冬地不爲  
人惡遠而輟廣君子不爲小人匆匆而輟行士  
篤信終身而已既有爲也既有守也吾以爲善人  
以爲訾不可得而奪也雖凍餓勞苦流離市井庸  
兒訕謗唾罵嵬瑣凶險之徒相與擠之死豈肯中  
塗改易以自悔怨乎彼貪憚偷生與世軒輊沈浮  
而揚揚鳴豫者乃婢妾見金夫不有躬者耳楊張  
四女子之罪人也大力又曰吾鄉有王三遠爲人

傭耕其妻兵欲污之給曰閉門投井竟死井中  
錯綜得妙



焦應起傳

焦應起者王廷玉奴也廷玉淮南鹽賈應起驚其家貌醜又秦人口作秦語然爲人廉不苟於利揚州佛寺浮圖之西南火居民近火者懼火之及也置金十餘兩于橐薦卷橐薦去遺金於道應起見而拾之徧示於人其人見曰此吾之金也應起盡以授之無吝色其人喜願分金三兩謝應起曰吾匿而不言則得金十餘兩矣如誠利之乃以十餘兩易三兩乎卒卻而不納廷玉與李恒裕友恒裕亦淮南鹽賈嘗遣奴田有收債而以應起爲之副



田有謂負債者曰爾與吾金若干吾歸言之爲緩其償負債者以金與二人應起曰李公遇我何厚而受賄以敗彼事卒不受奴輩惡之庸。董。云。如。書。睨而佯譽曰忠臣。

雷子曰焦應起爲人奴又目未嘗覩書而臨財不苟雖古之所謂見利思義者何以加焉豈其主之德化使然歟以吾所聞於廷玉者考之與此大異何哉今之貴爲公卿及士之自矜博學者白日劫人之金奚不知耻也嗚呼應起非獨賢於世之爲人奴者也

### 陳處士傳

陳公貞慧字定生宜興人也其先止齋少保于廷天啓時以吏部侍郎攝尚書因會推忤宦者魏忠賢削籍爲民與楊左齊聲崇禎改元忠賢伏誅擢南京都察院都御史遷北京都察院都御史忤權相又削籍少保晚而產公聰警長貞貽好學有才纂錄性理彙編古今典冊旁及稗說無不收紀蚤沒少保哭之慟回視覲公又喜曰此兒何必減若兄邪年十七入宜興學庚午鄉試已中式少保時爲南都御史主司以嫌曳置副榜公倣儻好士雲



間周勒似南史嘗於邑以扇障面行公遇之途竊闕其扇稱號覺之曰吾知有周君久矣揖而締交又於建業市見僂且跛者曰豈豫章鄧君乎公美髯僂而跛者亦見公之髯之絕倫也曰此必陽羨陳君也兩人大笑亦締交其好士如此然身處布衣而旌淑別慝忼慨以天下爲已任與金沙周鹿溪貴池吳次尾錫山顧子方善倫品之臧否刑政之得失抵掌而談不釋於胸也崇禎十一年懷寧思起用公同次尾子方具揭發其事初魏忠賢旣伏誅懷寧廢錮至是其黨通賄賂以求復進朝宁有陰

爲左右者次尾草揭子方首倡公助之揭未布或泄於懷寧懷寧恚恨酒酣曰陳某何人必欲殺余已而懷寧竟以是沮十二年己卯公赴應天鄉試東林名士多有在者每當宴集輒呼懷寧俳優佐酒公於冠蓋滿座大罵懷寧東林名士羣遊冶城標榜各有一目或謂公曰是人溫厚識議不阿昔人可作其魯肅乎十五年壬午公赴應天鄉試不中喟然太息曰不幸遭此亂世寇盜交橫四海壁壘相望吾輩未知死所尚弄柔翰與噲等伍乎頃之李自成入關尋破北京上崩弘光帝卽位南京



而懷寧柄用矣。是時少保已卒北京之陷也。公之兄貞達爲順天府知事，罵賊而死。公上疏曰：魏忠賢播虐，臣父守道守法削籍者一。及相某秉權，臣父守道守法削籍者再。臣父剛腸惡惡，孤介寡容。雖每鑒於聖明，亦屢黜於羣小。人窮則鳴，疾痛則呼。臣之情窮矣，疾痛於心者幾載於茲矣。臣不自訴，終無可訴者矣。臣兄貞達以小臣殉難，臣不敢以臣兄之死溷瀆睿聽者，以臣父直節未伸，臣兄死亦未能瞑也。惟乞追念前朝舊臣，給賜應獲恩卹，制可。贈少保祭葬廕如例。而懷寧切齒鹿溪已。

下獄。公晝則奔走通政司，夜則詣獄餽食。人爲公危，公曰：丈夫死耳，何畏乎！一日白鞞校尉數人捕公及次尾，次尾先亡而公下鎮撫獄。適有救公者，乃解會。大清兵南下，公念家世膺仕，曩時老成畧盡，杜門不出，坐臥村之小樓。樓設列卷帙，晨夕佔呻暇，則安步逍遙於野而已。順治十二年五月五日，公與家人飲酒醉，令兒輩維崧等誦屈原卜居文一席，共爲楚歌，意不樂。越數日病遂卒。有著述傳於世。

艾陵居士曰：其年世推工詩，其年者維崧字也。所



作五七言古及律雄渾鏗鏘入唐人之室爲余道其先德如此故論譔焉嗚呼朋黨之患自古記之東林之名起而天下多事雖然和而不同惟其是而已矣陳處士之言指風采發憤庶近於正云  
摹寫生動載疏語尤多悲慨

王高州傳

王公思賢字霖佐揚州寶應人其先長安公好學書無不讀工詩中隆慶庚午鄉舉萬曆己丑授高州府推官公體貌魁梧嚴整有威儀始至人望見驚曰刑官也咸已惴伏矣及聽斷精敏推官掌一府獄繁不能鞫新舊相因案牘狼藉叢積公剖決如流訟無停者疑獄讞不折公訊遽服或坐罪死繫歷三十年會錄囚徒公察其誣立白平反以是著聲遠邇攝化州旣又攝化州故事推官爲上官理刑而已考績不以政治繩當是職者亦不以政



治置念其能者仁明無冤獄則署優考公志安靖  
百姓期於富而教之每涖其屬必問閭閻疾苦誠  
以綏懷行部縣徵科酷急公正色讓之曰爾聞繭  
絲保障之說乎游惰羣聚飲博爲郡蠹公嚴禁之  
豪猾主匿逋逃椎剽不法莫敢呵斥公痛究切卽  
散俗善淫妒很常相殺公訓以禮義而申陳律令  
犯無赦權要請託屏拒淫俗一變公爲推官專力  
政治如此及攝化州愈以此爲務州多盜捕獲則  
蠲害良家無辜什伍連逮民苦之公獲盜但蔽其  
首惡者餘釋不窮竟盜亦衰止州苦僭造煩費公

創制財用省物克集歲饑賑粥公設竈城內外時  
潛出州舍訪粥厚薄與司粥者侵漁狀尋走視口  
嘗姦弊悉絕民活者億萬其直公所捐俸富室輸  
助海颶發壞州孔子廟公脩葺時往省之廟成進  
諸生課以文指示與眇世以攝官爲權久者朞月  
臧否無大損益例坐守簿籍以塞責而公之攝一  
如其真凡可以致力者無不至也公解化州行化  
人擁衛不得前公多惠愛府缺官輒求公攝故兩  
攝化州又攝茂名縣攝茂名亦有聲爲提學某所  
陷謫廣西按察司知事初提學某從公索金公耻



諂賂且貧無由得未之應也。嗛之是時公已屢爲都御史，御史薦列風憲，選提學某具揭言公見任官，擅立碑遂謫高州人，盡謹詣撫按乞留不許，乃閉城門不使公去，易衣裁脫人遮道號泣。比過隣境，尚有千人追隨者，乃構洗心亭於觀山寺，勒碑紀公之績，公之攝化州去也。州人勒碑後，攝茂名去。縣人亦勒碑，故提學擿爲公罪。公去高州而民之構亭勒碑者，莫之禦也。在廣西頃之卒卒後之四十五年，揚州人有適蜀者，遇粵人於逆旅，問知其爲揚州也，曰：子在揚州，高州推官王公揚州人。今其後有昌大者乎？因言粵人至今思公廉吏，當有後也。公一兄兩弟，友誼甚篤，方其之任高州，嘗產及屋室，盡讓與兄弟，爲官廉在高州數年，斂祿入買田，又讓與兄弟，謫官歸無舍以居，卒於廣西。士大夫賻然後歸，櫬云：

艾陵居士曰：余與公之孫築夫兄弟交，知公能詩，見稱於湯若士先生，購而讀之，果然其謫官廣西也。以詩謝高州父老曰：寄語高州諸父老，從今慎勿頌甘棠，余誦而悲其志，所謂傷禽惡弦驚者也。夫召伯之德，詩人思之著之於經，至以此取罪，且



女陵文鈔卷九  
三  
以此爲戒其衰世之意邪。

直而法

王孺人傳

王孺人長者新城西樵公之女孺人兩女弟而於女爲長故名長嫁鄒平成弘發康熙初西樵公以典試下吏械繫被甲者晝夜守視衆議洵洵孺人未嫁隨母在京師是時重罪訊鞫論報行刑卽籍其家口母出二繩一以自備一以授孺人曰事急汝從吾死耳孺人曰父坐通國皆知其寃理終獲直雖然今日固有不可測者吾家世清白也受之無畏色會事解西樵公遂脫免孺人婉婉有儀而能容年六七歲每嬉戲見西樵公則整齊莊立



女弟狎侮輒退讓後隨至 京師年已十三婉孌  
幽靜識者信其閑於婦德也其明年西樵公乃下  
吏又明年乃嫁承順舅姑盡其歡心嫁一年餘竟  
卒卒之時西樵公方以困窘留滯揚州思親不得  
臥床而泣年纔十八

艾陵居士曰骨肉之變亦慘矣而其惓惓不能忘  
者尤其患難之人也韓退之以言佛貶潮州女挈  
病在席緣驚痛走道撼頸而死宜乎其傷之也西  
樵下吏母手二繩致屬觀其辭意可謂臨大節不  
亂而其卒也又一訣為艱然事不奇窮不能以傳

於世云

悲

艾陵文鈔卷之九



圖書

女學之金卷九

三七

女學之金卷九  
三三七



聖